

这 一 个 春 天

赵克明

从百里之外带来的一盆绿萝，碧莹莹的，泛着亮光，透着灵气，想来开春了应该满溢诗意，会把我的木花架装扮成亭亭玉立的女郎。不成想，先是一片叶子蔫了，很快传染给第二片，第三片……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只剩下黄巴巴的几根茎，可怜兮兮地蜷缩着。

今年的春天就是反常，立春已过，寒气袭来，竟纷纷扬扬下起雪来。这是多年来少有的春雪，一夜之间，地上铺了厚厚的雪被，树枝上挂满一团团雪球。起初，孩子们惊喜，大人也惊喜，一个个下了楼，在雪地里尽情撒欢，打雪仗，堆雪人，滑雪板，甚至有孩子和大人一起倒在雪窝里打起滚来，仿佛在淡了的年味里加了一大勺糖，寡淡顿时鲜甜起来，甜在嘴里，甜在心里。渐渐地，大家的兴致有点几疲了，有人使劲地跺脚，有人不停地朝手上哈气，还有人戴上厚手套捂住耳朵。于是，人们陆续缩进了楼内的空调室，外面的人越来越少，寂寞了一地被践踏上大大小小的脚印的雪。

也许是因为这场反常的雪，天气变得反反复复无常起来，气温忽而高忽而低，像极了打摆子的病人，高的时候火烧火燎，低的时候瑟瑟发抖，让人一会儿短袖衫，一会儿羽绒服，被穿回回折腾得手足无措。不只是人，植物们也因反常的气候而产生错觉，气温陡升时各种花朵便一齐粉墨登场，梅花刚刚透露一点讯息，桃花、梨花、李花、玉兰、紫荆、樱花都争先恐后挤眉弄眼，郊外的田野更成了油菜花表演的舞台，一大片一大片，金灿灿的，招惹得蜂蝶们飞来飞去，忙得不亦乐乎。

婺源油菜花快到盛花期了吧？马岭岭的杜鹃花也快漫山红遍了吧？江南更该是“日出江花红胜火”了吧？这样的时节，待在家里实在辜负了一场盛大的花事，应该来一次说走就走的远游了。去年这个时候，我和老伴就坐上高铁去恩施、宜昌一带转来一圈，畅游了大峡谷、土司城，免吊了神农

坛、昭君故里，观赏了山水画廊、三峡大瀑布，累并快乐着。今年又该去哪儿呢？就在这一念头刚闪出火花的一刹那，忽闻北方的冷空气正在南下，而且说话间就到了，天空骤然昏暗下来，一阵风，一阵雨，已分明感觉到侵人的寒意。看看路道旁的那些花，一朵朵低垂着脑袋，在风雨中不住地颤抖，就像受了委屈躲在墙角里不停抽噎的孩子。小区西侧的那条河，夹岸的垂柳，金黄的油菜，都是最早预告春天的，今年更是格外早，前几天沿河畔散步，看到丝丝缕缕的绿柳枝与含笑的油菜花倒映在水中，觉得真是绝美的水彩画，情不自禁地拍上几张图片传到微信圈子里晒晒，还配上“无限风光在险峰，河畔十里黄云酿”的古诗句；而眼下，疾风骤雨中河水猛地涨满，堤坡的油菜花几乎全被淹没，空余无精打采的柳枝在浑浊的水面上摇摆，摆出莫名其妙的无奈与惆怅。

无奈与惆怅的情绪是会传染的，至少像我，就被周遭的氛围给传染了，心情灰蒙蒙沉沉的，一个人常常在室内踱来踱去，从南阳台到北阳台，从北阳台到南阳台，犹如一只困兽。也许是我的情绪又传染给了天气，天一直阴沉着脸，像是谁惹它生了气，又迁怒所有的人，所有的花草草木了。

我和老伴是在祭祖之后搭顺风车来到六安居所的，老同学早有聚会的邀请，几位朋友发来见面聊天的微信，菜鸟驿站也有催拿快递的信息，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摆脱这晴午阴的阴郁，想撕开一隙裂缝，透一点异地的新鲜空气。

可以肯定地说，我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新冠病毒潜入，六安城陷在重大危机之中！

四月初三号，网传疫情的消息，四月四号，官宣静默防控；四月四日晚，当我陪老伴出小区办事返回时，发现小区的东门西门已被铁皮封堵，只能从一个北门出入。此时，我才突然意识到，真正的阴郁才刚刚开始。

“请足不出小区！”“请足不出楼！”“请足不出户！”喇叭声时时在耳边响起，防控警报一天比一天紧。宅在家里一寸一寸地量着光阴，惟有检测核酸的时段才有机会到楼下舒活舒活筋骨，惟有通过手机才能凿开一个联通外面世界的小孔。封楼，封城，抢菜，官方发布，自媒抖音，每天一睁眼就被信息“炸弹”狂轰滥炸，感觉神经一紧一乍的，又近乎有些麻木，想置身世外，却又不能自己，心头总笼罩着挥之不去的阴云。

一个人立在阳台上，透过铁栅栏扫描外面的世界，远处的小区景观，远处的国道、火车道和高高低低的楼房……接母亲到这儿过年的时候，眼前都还是动态忙碌的，人车马，母亲常站在窗前感叹“城里的人好多！城里的车好多！”；而当下午，确乎进入了静默状态，不见人影，也不见车影，只有一簇两簇并不明艳的花兀自开着，只有三只五只羽毛苍灰的鸟悄无声息地飞着，即使在正午，在这高高在上的楼内，光线也很是暗淡，给人夜幕就要降临的感觉。此时，我真正地理解到老母亲刚过罢年就急着要回乡下的原因了。

偏偏在这样的日子里，又传来令人不安的消息，上海的疫情越来越严重，而出差在那儿的大女婿也因密切接洽一感染新冠病毒的同事进入隔离方舱。从信息交流看，这只是医学观察，他身体状况良好，并没有什么大碍，但是焦虑之情仍藤蔓一样牵连连，郁积的忧思就如这连日里云遮雾罩的天气，总也见不到阳光的身影。枯坐在书房里，静对着书柜上一行行书脊只是那么呆着，打开电脑眼前跳动的全是“疫情”，脑子里塞满了缠缠绵绵的乱麻。

“请各位业主，下楼进行核酸检测！”这是封控以来几乎每天都能听到的喊声，穿着红马甲的志愿者手持小喇叭，沿着小区路道，边走边喊，或驻

足举起喇叭对着高喊，又不厌其烦地告诫人们“佩戴好口罩，保持安全距离”。在采集点，身着防护服佩戴防护罩的“大白”们成为醒目的一景，这些白衣天使和志愿者们，身披白甲一路行进，奋战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与病毒较量，与生命赛跑，以他们的“危”换来疫区人民的“安”。每见到他们，我的心头一热，眼前豁然一亮，觉着一束束温暖的光，走近他们确认健康码和采样时总会迎着那光，希望看清那光源，青春的脸庞，明澈的眼睛。虽然每一次都只能看到防护服、防护罩，但是却分明感觉到那光是具有传导性的，让我的心也有亮了亮度与热度。这光和热感染了我，有一种暖流涌动，有一种歌唱的冲动，核酸检测后返回书房，心情依旧难以平静，于是打开手机，敲击出一首歌词，《防护服里的你》：

看不清你的眼睛，/我可以想象夜空中的星星。/那闪闪的光亮，/让病毒现出原形；/那融融的暖意，/给人们带来安宁。/啊，防护服里的你，/风雨中逆行的“大白”们，/为了履行神圣的天职，/你们把花样容颜变为护佑神。

看不清你的脸庞，/我可以想象夜空中的月亮。/那澄澈的清辉，/将雾霾一扫而光；/那完美的圆弧，/使万家和谐吉祥。/啊，防护服里的你，/筑起下屹立的“红袖章”，/为了践行永恒的初心，/你们用青春形象筑成了护卫墙。

轻轻地吟唱着自己创作的歌，自觉浑身更有热了，有了光，仿佛也成了发光体与发热源。人就是一种精神的动物，可以相互传递内在的能，生成温暖的光，驱散心中的雾霾，获得前行的力量。我把歌词做了截图，通过微信发给近处和远方的朋友，安安静静地享受着他们暖意的点赞与回复。而恰在这时，大女婿也发来信息，他已符合出舱条件，马上乘单位协调的专车回到宾馆。

我把目光投向窗外，纱帐般的灰雾已经消散，云隙间隐隐透出太阳的影子，几只云雀在高空上飞翔，一辆雪白的“和谐号”正从东向西呼啸而过……耳畔响起近期在网上走红歌曲《疫情过后》：

等到疫情过后，/我想出去走走，/看看水看看花，/看亲人朋友，/拍一张全家福，/喝几杯团圆酒，/摘下蓝色口罩，/笑容是否依旧……

而在我的耳朵里，“笑容是否依旧”却总是“笑容还是依旧”，回声一样，经久不息。

父亲节诗抄

父亲的黄昏

董敏

父亲的栀子花，绽放得灵动野鸭，嘎，嘎，嘎，从老家的河滩上游来，游向父亲眺望的远方，弥散着成熟气息的浮洋地里，村中的老人，以自己的方式，埋头苦干，致敬泥土，佝偻的父亲，还在挥舞着锄头，像是对大地的朝拜，脸上的微笑，如陈年的酒，饮一口，村庄都会沉醉，此时，大山和父亲，看着夕阳相拥一起，慢慢地老去，是否每一个村庄，都惊人相似一条小河，一棵老树，一面土坡，以及，和父亲一样的农民，抬头仰望，蓝天，白云，还有星星，低头思念，被城市卷走的孩子，以及亲人，试图以此抵达，李白《静夜思》里，雪白、丰富、敬慈、柔和的月光

父亲的歌声

申宝珠

我听见，鸟鸣覆盖了鸟鸣，昨天覆盖了昨天，肆虐的白发覆盖了满头的青丝，我听见，债主讨伐的声音，风湿讨伐关节，结石讨伐胆囊，就在上个月，高血压又讨伐脑袋

我听见，衰老的脚步，由远及近，他曾经挺拔的脊背，走得越来越弯曲，我听见，一匹步入夕阳的老马鼻息，疲惫而均匀，我们姊妹，是他刚刚卸下的行李，安放在红尘里

父亲节的守候

耿庆鲁

生命的成长，岁月的流逝，总让人心生思念的情愫，撩动多愁善感的心

夜风中有栀子花的幽香，传来子规的啼鸣，我仿佛回到家乡的稻花香，还有夜里父亲的咳嗽声

每当节日来临，平静的心潮，荡起千层浪，拍动游子的心门

又是一年父亲节，乡愁蔓延了我的思绪，岁月催人老，苍白了父亲的头发

父亲是一座巍峨的山，是一棵高大的树，无论时光如何流逝，总在儿女的心里矗立

夜色中，弥漫了一种想念，氤氲了一种感觉，浓郁了乡情

思念中，月色渐渐升起，我知道收工的父亲，坐在院子里休息

在今夜，我在他乡守候着思念，梦一次父亲，爱在心中

我的老师孙崇炯

季恒利

离开安徽“三线厂”子弟学校已经快近五十年了，时间过得真快呀，岁月流逝，许多往事仿佛就在昨天，是怀念还是惬意？真可谓五味杂陈。

那还是在“三线厂”子弟学校读书的时候，学校新来了一位教美术的孙崇炯老师，从此学生们就有了正规的美术课了。他原是在《安徽日报》做美术编辑的。

记得孙老师给我们上的第一堂课是人物素描，他给我们讲授人物素描的比例结构、明暗线条、透视感等等，激发了我们对美术课的兴趣。课后，孙老师给我们布置了素描作业。这下让我犯了难，我实在是画不好，就胡乱画着，把人物头像几乎画成了黑鸭蛋，孙老师看着我作业，微笑着摇摇头，也算是原谅我了，自己觉得很难为情，也很惭愧。

孙老师还在学校操场边，用红油漆写的魏体“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标语，非常醒目，我们首次见识到了魏体字，魏体字的落笔处仿佛就像一个“大脚丫子”，现在想起来还真是挺可笑的。多年后，我重回母校，那墙上的魏体字经历了几十年的风吹雨打，依然清晰可辨。我在标语前站立了许久，浮想联翩，感慨万千。

孙老师的美术课，我们是非常喜欢的。他培养我们对美术的理解和兴趣，打开了我们欣赏美的视野，用美学的视角去观察一切事物，陶冶情操。从此我对欣赏书法和绘画艺术一直存有浓厚的兴趣。

上世纪90年代初，安徽省博物馆在马鞍山市展览馆举办安徽省籍法画家张玉良的国画和油画精品画展。得知这一消息后，我非常兴奋，毫不犹豫地掏钱买了五毛钱的门票，饶有兴趣地仔细欣赏

张玉良大师的每一幅精美作品，尤其是她那几幅极富夸张的肥臀自画像，看了让我不禁哑然失笑，记忆犹新。

每当我游历名山大川，还是逛小巷山村，我都不由自主地以绘画布局视角去欣赏眼前的美好画面。

我在常州定居多年，每当常州“刘海粟纪念馆”有名家的书画展，我都会前往观看，沉浸在艺术文化的氛围之中，那都是孙老师给予我对美学的熏陶和启蒙、对人生的感悟。真切的领悟到作为老师教书育人的内涵。

孙崇炯老师后来在马鞍山市第22中学任美术教师直到退休。退休后的孙老师常常是一个人背上行囊，骑着摩托车，千里走单骑，游历祖国的名山大川，寻找创作的灵感，收集创作素材。他几十年笔耕不辍，坚持书法作画。多年的辛勤耕耘，以顽强的毅力，潜心创作，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对绘画艺术的执着，创作了一大批书画作品，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字画同源，孙崇炯老师的行、草、隶、魏、小篆均见较深厚的功底，洋洋洒洒。他的国画写意传神，颇有造诣，观者如有身临其境之感，画面上的留白处，给人以遐思的空间。篆刻刀法老辣，下刀毫不拖泥带水，刻出来字具有骨感。老师字画和篆刻作品，倍受业内同仁的推崇。并多次在全国及省内展出，并多次获在全国权威性大赛上获奖。

孙崇炯老师任安徽省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几十年前，我就得到过大师级的美术老师的教诲，也是我人生中的一件喜事。



诗与画

那些莫名的虚荣还要吗，竹的品质，无人人知，我自不开花，免蜂与蝶。

配乐：欧吉忠 摄影：流冰

师们开放的，小站里的一切声响都可能传播出去，我们所说的话、所放的歌，都要仔细和谨慎。话虽这样说，但是作为播音员最大的特权，还是可以选择播放自己喜欢的音乐卡带，放最爱的歌，给心中最想的他或她听；以及朗读平日所喜的作家文字，分享自己对人生的粗浅认识，说些词不达意的话，希望那个他或她能听懂。

校园广播站的播出时间，一般都在每天的清晨、中午以及黄昏。当大多数同学们还在熟睡中，播音员就要披衣而起，开始呼号小站“第一次播音”，校园的晨曦是伴随着“白桦林”的原创散文朗诵开启的；午餐时光，黄昏时分，当同学们齐聚食堂用餐，校园喧嚣热闹的时候，播音员则静坐于播音台，用“几则校园新闻，几篇隽永美文，几首悠扬的歌曲”充作临时“午餐”，那一刻无论同学们在忙什么——吃饭、散步、闲谈、打球——都形不成干扰，点缀成校园文化的声音背景，同学们轻松惬意的闲暇时光背后是播音员的辛勤付出。

后期应同学们的要求，学校同意增加晚九点下自习后再播放一小时的“音乐红茶馆”点播节目。每每熟悉的音乐响起，小站就会接二连三地有同学递进卡片，上面写有简短温馨的祝福语，为他或她的恋人点歌祝福。夜色阑珊，人影迷离，音乐舒缓，此情此景，不由得你不感叹青春的美好，年轻的心绪既可“少年心事可拿云”，年轻的心底又可细腻柔软如斯。其实点什么歌不重要，重要的是遣词造句、斟酌许久的祝福和期许。音乐声中，祝福语里，虽然大家都明白青春的故事往往没有结局，也了然青春的时光终究会散场，但是音波里的校园终究会留下这份曾经的美好与期许。

耳畔重又响起赵齐《我的最爱》：等阳光灿烂，等花开成海，再次与你同攀那座山，可是你始终没扣响我的门环……思绪如手中缭绕的烟雾，回不去的是青春，留不住的是过往，如今还能拥有的大概也只能是昔日的记忆、彼时的情绪。自己所怀念的人和事，依旧留存于那个时空，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时时翻检，让记忆常忆常新。

青春的音符，依旧每天在校园广播站里响起，让我们一生追忆……



远风知我意

夏煜

岁月不堪数，又是一个初夏，母亲离开我们整整一年了。

一首歌，一个相似的背影，一条走过的路，总在不经意间触到我内心的痛处，刻骨铭心。

想起父亲去世前一天晚上，他已不能说话，带着对我们的眷恋和不舍，无声流泪。母亲在一边泣不成声，那年我7岁，弟年仅4岁。年幼的我不知道的是：当年34岁的母亲即将迎来怎样风雨兼程的路，长大后我才明白她这一路的艰辛，是为了拼尽全力呵护我们周全，用她羸弱的肩膀给了我们温暖安宁的家。那时我们住在码头街，街上那条铺着青石板的路，我和母亲来回不知走过多少次。白天母亲在鞋厂上班，下班后就带我去食品厂排队领饼干回来，贴补家用。昏暗的煤油灯下，母亲和我总是聊到很晚才肯睡下。

父亲生前在部队，本来我们还有15个月就可以随军，父亲去世后，为了解决我们的户口和母亲的工作，母亲带着我去父亲的原单位。在人潮如涌的火车站，母亲挤着我，央求好心人将我从小窗塞进去，然后她自己飞快挤上火车和我汇合。很快，我们解决了户口问题，母亲也进到麻纺厂工作。

之后，我们搬进了麻纺厂宿舍楼，分到了二楼一间十来平米小屋。虽然地方小，但我们都很开心，因为墙壁上不会再有令人作呕的鼻吸虫。小小的家被母亲打理得井井有条，一尘不染。妈妈经常在家里摆放一些不知名的花，生机盎然。家里开始用上了电灯，尽管会经常停电。

这几年光里发生了一件非常难忘的事，1982年国内电视台开始播放日本电视连续剧《排球女将》。我家西边城北干渠管理所有一台黑白电视机，每到星期六、星期天晚上，我和弟弟写完作业就带着小板凳去那儿看《排球女将》，那是属于我们的小快乐。一天晚上，母亲因为上夜班先睡了，许是白天太累的缘故，当我们看完电视回家时怎么也敲不开门，对门上海知青阿姨听到了打开了门把我们拉进她家睡下，母亲醒来找不到我们一下子慌了神，也惊动了好多邻居，帮忙一起找，分别到车站，到河里找。



小站音韵

郑策

记忆重回20岁，稚嫩又青涩的年纪，芝麻山庄上那个不大的校园，办公楼西头的两间斗室，在每一个晨曦与午后、黄昏与夜晚，音波从校园广播站——那一隅小小的角落散出去，风过有痕，音过留韵，那些很年轻很清澈很纯净的嗓音，如春水如秋露如月华慢慢浮出，没有刻意的感伤，不是故作深沉，只有青春的无畏与豪情，只有向未来的期许与探寻，那是永远烙印在一茬又一茬年轻人心底的青春记忆。

流年似水，时空变换，当晨曦的第一缕阳光照进，我的耳朵每每被“白桦林”的片头敲醒；晨曦已悄悄升起，让我们并肩走进“白桦林”……那纯净的音乐和着空灵的女声，仿佛穿越了时空，一直在我耳边萦绕，仍回旋昔日校园上空，也将我的思绪牵回久远的校园、久远的校园。

毕业季到了，收拾行囊各奔东西，临行前我们把小站的片片片尾以及配乐朗诵的《白桦林》录成磁带捎回，并一一编号珍藏。告别时刻，听到小站里学弟学妹为我们播放的祝福，每一首歌听起来都特别熟悉，又特别感伤，直入心底，久久不能自拔。我们怀念小站，怀念过往，但又究竟是在怀念什么呢？

一直想要写点什么，记录下过往的青春岁月，珍藏住难忘的小站时光，还有那些引领我进入小站，教会我播音第一课的学长学姐们——东元、方舟、寒露……东元是一位宽厚的兄长，嗓音浑厚；方舟是我们的站长，形象帅气，音色醇亮；有着那样空灵音色的女子，就是学姐寒露，一个人如其声的江南女子……还有后期朝夕相伴、并坐播音室的兄弟姊妹——张宁、丁超、迎峰、蓝婷、琳达、雪泥……张宁是我的同届同学，抱着吉他坐在操场自弹自唱，有着众多迷妹的帅哥；迎峰是个大高个，是小站的第一高度，音域宽广；蓝婷、琳达、雪泥是同一届的美女播

音，分别来自淮北、中州和江南，个性分具爽直、生动、灵巧，声线各具特点，在校园都是“万人迷”……当然，小站还有过我的很多只闻其名、未谋其面的前辈，以及后来的学弟学妹们，我们都是小站的主角，也都是小站的过客。

那年那月，当我还是校园新人的时候，有幸通过招新进入小站，成为了令人羡慕的播音员。在学长的指点帮助下，我见识了播音台、调音台，学会了操作磁带机播放和收录，特别是那不曾见过的布满按钮和推钮的多轨调音台。也自那时起，我真真心喜欢上了小站里的一切，甚至暗自希望毕业后能成为一名播音员。

当然真正让我迷恋的，并不是怎样操作那些奇奇怪怪的机器，而是可以通过话筒和喇叭，在校园传递自己的声音。有人说，广播就像诗，也可以是散文；但在我的认知里，广播就是媒介，凭借语音表达，能够让他人听到我的声音、感受我的思想，不需要见面，只需要倾听，受众通过声音可以知晓芝麻山上有我的存在。作为播音员，依赖电波在空中和听众交流，而那些或在晨练或在吃饭或在休憩的年轻人，他们可以在悠闲欣赏喇叭里播放的音乐，聆听播音员磁性的声音，那是何等美妙的感觉。

现在想来，真的很奇妙，一个既不善于言辞，又不会歌唱的人，竟然能成为校园里那群嗓音优美、伶牙俐齿的播音员中的一份子。记得站长曾说，是我竟讲所写的文字打动了他们，为我加了分，在最终取舍的时候留下了我。何其有幸，一个惯于寂寞、不喜欢热闹的人，终于有机会离开人多的地方，在幕后通过近乎自言自语的方式，和校园里的年轻人一起分享隽永的散文、一起倾听流行的音乐，填补他们热闹之后的冷清，慰藉他们激越又躁动的青春。

进站伊始，站长就叮嘱新人：话筒是对全校



副刊

本版责任编辑：流冰 邮箱：64386541@qq.com